

一、
一直拍不出好照片。

在苦悶的醫院生活中，能夠從護理站及病房外的長廊，看見光與影合力為窗外的風景增添變化，這也算是種暫時的解脫了罷。因此，最近我興起留存這般美景的念頭，無奈幾次試圖等待那一剎那皆未果，原因無他——風一旦吹起，便無法叫這些淘氣的林葉與光影凝滯在那一瞬間。

好想拍出那種美啊！我心中不禁吶喊著。但這樣不行，為了家人，還是應該加緊腳步，從不上不下的研究醫師升上主治，才能偷得浮生之間。

穿上醫師袍後，我前去今天的晨會聽其他醫師報告病人的情況。小學弟在小教室前難掩興奮地敘述其中一位病人目前的病情。「我們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病人的腹部後，發現在病患的 T12 level，竟然真的有一顆直徑約 7 公分的主動脈瘤，所以我們預計……」。

一般來說，發現病患身體有異常時，無論如何都不該語出驚喜，但唯獨這個情形不同，因為動脈瘤，就像充得很飽的水球，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因為突發狀況讓它破掉的話，裡面的水，呃不對，是血，就會說時遲那時快地大量宣洩到腹腔，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即使是最及時的治療，也有大於 70% 的機率救不回病人，更別說到院前死亡的那些病人了。

更恐怖的是，動脈瘤比較明顯的症狀就是如刀割的腹痛或背痛，不過，會有這種症狀的病太多了，大多病人也不會提早檢查。所以，能夠在炸彈爆炸前提前拆除，那真的是該慶祝的一件事。

而這是這個月第四位病人被發現有動脈瘤了，能有這麼多人從死門關前被拉回來，一如往常地必須歸功於我的老師，李泰百醫師。

晨會結束後，剛好遇到老師，畢竟認識多年了，當然不免打趣的對他唱著最近很著迷的一首歌，開他一下玩笑：

……/要是能重來/我要選李白/創作也能到那麼高端/被那麼多人崇拜/……

李榮浩 《李白》

老師一聽到我這句歌詞就好奇的問說：「小榮啊！怎麼一大早就在唱歌，心情這麼好？是在唱些什麼啊？」

「我在歌頌我們醫院的醫仙啊！人家唐朝有詩仙李太白，我們醫院有李泰百，哈哈！」

「少來了，只會耍嘴皮子，也不去多看幾個病人，你就會像我一樣啦。」聽得出來雖然老師嘴上不明說，也因為自己檢查出動脈瘤而難掩興奮。

「不過老師，跟在你身邊那麼久了，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檢查出來的機率那麼低，你還是能檢查出那麼多例動脈瘤的病人？」身為一個必須快速進步的小醫師，快和老師學學他的看家本領有益無害。

但沒想到，平常就像李白一樣，瀟灑隨性的李醫師，聽到我這句沒有任何輕蔑語氣的虛心求教後，竟出乎意料地，斂起了原本的笑容，鎖起眉頭，以近乎悲痛的低沉聲音簡單說了一句話：「記住，我從來不看什麼機率，你最好也記得，生命的機率只有 0 與 1。」

我頓時反應不過來，也只能微微一愣，並唯唯稱是。

隨著老師轉身，我的視線便從他的臉轉移到背部一大片白袍與老師略帶斑白的頭髮，這樣的景象竟與醫院長廊冷冷的白牆融為一體，不過，我的眼睛跟著老師邁了幾步，又突然在他再次回過頭時驟止。

老師好像記起了什麼，試著用早先開玩笑的語調回應我哼的句子：「喔我覺得歌詞還不錯，但是啊！」

「有人知道他在成為詩仙前經歷過什麼嗎？」

不知怎麼地，任憑聲音多麼輕鬆幽默，我的眼裡還是只有老師頂上的蠶絲，以可見的速度蔓生，以及緊握的拳頭，發紅。

二、

周一的人潮果然很多，逼得我快兩點才結束早上的門診。我一邊想著要吃什麼，一邊走著，順便查看手機。

四通未接來電。誰啊？果然是老婆。本來想要下意識地回撥，但上班的疲累與飢腸轆轆，使我將它收回口袋，「什麼嘛！也不想我上班很辛苦的，還打那麼多通。算了，有事你就會撥過來吧」，我這樣想著，隨即將心思放到午餐的選擇與下午的行程上。

剛坐下要打開便當時，手機又響了，我看了看手錶，深吸一口氣，才接起電話，用右頸夾著：「喂？老婆喔？怎麼啦？」

我夾起一口白飯，放入口中。她說什麼我其實也沒聽得很清楚。

「喔是喔？你說那件事喔？對不起啦我今天還是有點忙，你看看，到現在我才能吃個午飯……，我今天喔？會會會！我會回家！那那時候再說吧。」最後幾個字我說的有點不清楚，順手扒了幾口飯，難免嘛。

「那你回家的時候想想看喔。」她的語氣好像有些著急，不過不是急躁的那種，好像有些懇求。

「恩，好啦好啦，我先吃喔！晚點醫院還有事，恩，晚上見。」我直接掛掉，繼續吃我的便當。

其實，我也不想要搞得那麼緊湊啊，這幾天最近寫的論文要投到國外去，醫院的事情又這麼多，要是不積極一點，今年九月又不能升主治了。帶著兒子出國玩，什麼時候都可以嘛，再等我熬一下吧！等一下就好。

數天後，為了論文的最後潤飾，我主動去找老師討論。

「所以這邊的邏輯，還有什麼不夠嚴謹的地方嗎？」雖然問了很多遍，但畢竟事關點數很高的期刊，還是要再謹慎確認一下。

「唉呀，都已經確認那麼多次了還有需要再讓我過目嗎，哈哈！」李白就是李白，詩篇一就，再不作二閱。「不過說真的，我還真佩服你的努力，平時工作也很賣力，非到緊要關頭絕不請假，寫論文也很積極，有同事或其他前輩找你代班你也在所不辭，就連我都受到你不少幫助呢！」還沒能將倦容轉為淺笑，他又話鋒一轉，「不過啊小榮，不要怪我不提醒你，別為了工作，或者——即使再怎麼偉大——為了病人，就忘記其他重要的事情啊。」

又是那似曾相識的低沉聲音——如果不是我太累聽錯的話——顫抖著。怎麼最近老師一改往

爽朗不羈的個性呢？

「哀，這也沒辦法啊，不瞞老師說，其實這幾天回到家，一直和我老婆爭論計畫出國旅遊的事情。」我稍微理了一下自己的立場，再說：「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就是一個工作狂嘛，我也想要和心愛的老婆和即將要進小學的兒子一起來一次難得的旅行啊！但是我想老師，你也曾經像我一樣，你也知道的，我現在這個位子，上不上下不下，如果不趁我年輕的時候拚一點，之後也沒辦法和家人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啊。我覺得……，老師？老師你怎麼了？」

眼前的他，好像突然不太舒服，右手緊抓著左下方衣角不放，雙眼與牙關緊閉，頭微微垂下。

不過大概過了十秒左右，老師就慢慢地張開眼睛，重新坐挺。「沒事的，只是突然有些肚子痛，可能……，前一晚吃了太多生魚片吧。」他擠出一抹笑容，汗水滑過嘴角，「你繼續說吧。」

我猶豫地繼續了：「……，我覺得老婆可能也是有她的苦衷吧，我知道她想去旅行很久了，上一次出國是我們蜜月時，那也是我當住院醫師前的事了。我們都是愛旅行的人，但是，生活就是不斷的掙扎啊，有了兒子後，這些日子以來她為了他，也一直在忍耐，不過現在正值非常時刻，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完啊！」

「你還記得你那次去蜜月時我怎麼說的嗎？」

「嗯？」

「我說，快去玩吧！家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是不能錯過的。」他握著拳頭。

「但那不一樣啊，蜜月嘛總是必須的，況且，總是要等事情告一段落，那時再出去也不遲啊！」

「你怎麼那麼死腦筋啊！」他臉色慘白，就像身後冷冰的牆那樣。「你快去交論文，然後跟我請假，去陪你的家人！」我聽得出來，這不是建議，是一種命令，甚至是一種威脅。

三、

今天其實本來是休假的，雖然老師一直希望我快去陪老婆還有兒子，但前一個月答應的他的事還是得做。

早在一個月前，老師就和我說他要去旅行。

「怎麼了啊？老師，平常你好像不是會沒事丟下那些門診病患和病房不顧的人呢？是不是要跟誰幽會啊？哈哈。」

「難得你一下就猜對了呢！」老師臉上還真洋溢了一股要去蜜月的幸福笑容呢！難為他也是個已邁老年的男人，居然還能有這種表情，該不會老師……。

還沒想完，不對，還沒敢臆測同行的人是誰，老師好像就察覺到我的驚詫：「是和前世情人啦，前世情人！」說完仍留在粉紅泡泡裡，怡然自得。

「原來是這樣啊，怎麼突然挑這個時間去呢？不是也快到老師下個月的年休了嗎？」

「因為我想抓緊時間嘛……。」

「抓什麼時間？」

「喔喔！沒……沒事啦，只是想說女兒剛好最近大學畢業，想和她去走走，機會難得，要及時把握啊！」

窗外無風，想說等到結束這段談話就拍個照。

「老師真是顧病患又顧家的好男人呢！不過是要去哪裡啊？」

「峇里島。」老師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

當時最後想拍照，結果又來不及了，真是可惜，我看著窗外想著。估計老師現在正在峇里島的沙灘上看著穿著比基尼的女兒吧！不是，我怎麼會想到那裡去呢？不過為何要去一個20年前的蜜月盛地啊？

還沒能想下去，就聽到同事傳來的快報，是關於下一任外科主任人選。

「怎麼會？」我原本以為老師平時救治病患盡心盡力，在治療動脈瘤上也是首屈一指，應該是勝券在握的，但沒想到竟然是張醫師！

「還有啊，你知道嗎，其實據說原本早已內定是李醫師，但是他本人好像非常堅決不同意這個安排，反而推薦了張醫師。」

雖說我早就知道老師喜愛臨床醫療勝過處理行政事務，不過，當了外科主任的話，也可以讓老師嘗試著分配外科的醫療資源啊！

「我希望醫療，可以不要用數據去決定。要把病人當成自己的家人那樣檢查、治療。而不是因為某些檢查看似不必要，就被健保放大核刪而讓醫生綁手綁腳。」這句話，言猶在耳。

這不合理啊！還是因為老師自己也覺得這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才放棄這個機會。

「小榮你怎麼了？」同事問到最後一次我才回過神。「喔！沒什麼啦，想到一些事。」

稍後，在走廊上遇到了剛成為外科主任的張醫師，張醫師也是我很景仰的一位前輩，所以雖然有些不解老師的用意，

「張醫師！恭喜你了！」

「沒什麼好恭喜的啦，謝謝。」他好像笑得有些尷尬。是因為覺得自己不是一開始就在角逐的名單中有些不開心嗎？

「那個小榮啊，你是跟在李醫師身邊的醫師吧？」

對啊，我默默在心中答道。

「要注意一下老師的身體喔！他好像身體不太舒服。」

「怎麼這麼說呢？」

「他出國前和我談主任的事的時候，好像臉色不太好，感覺老了好幾歲，而且肚子也有點痛……。」

「……。」

「總之他回來之後，你幫我留意一下他的狀況。有事就通知一下我吧。」

我還沒來得及留意，風就吹起來了。

四、

再次和老師聯繫上，是聽說他回國後的隔兩天，在醫院的電話中，不過傳來的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是……是曾……曾尚榮……醫師嗎？」

她在哭。

「是！我是，沒關係你慢慢說，你是哪位？」聽起來有事情發生了。

「我是，李泰百醫師的女兒。」

聽完她的說法後我大致了解情況。老師突然暈倒，情況危急，已經在來醫院的路上了，但是為了搶救老師，所以先打給我，讓我能盡早安排適合的醫師與後續事項。出國這幾天，老師看起來都有些疲倦，偶爾神色痛苦，面色紅潤，但不是有福氣的那種紅，喔對了，好像肚子常常有點痛。稍早，是在家中突然步態不穩暈倒，女兒上前察看發現老師臉色蒼白，有休克現象。

我稍微看著窗外，風有點大。再低頭沉思：肚子痛、休克、臉色蒼白……，雖然機率很小，但是還是要為這種萬一做準備。

「護理長，快去幫我空出一間刀房，再去幫我準備 A 型血、升壓劑、人工血管還有其他手術器材。照會一下肝膽腸胃外科的醫師和我一起上刀，這些事做完之後通知一下外科主任，請他在手術房外等我，等等需要大家的幫忙盡快將送來的病患推進刀房，不排除要開腹部主動脈瘤破裂的緊急刀。」

老師在眼前的病床上，我注意到他的拳頭還緊握著。緊急劃開才發現滿目瘡痍，血汨汨流出，連本來該很明顯的胃都被血淹沒了，1000 嗎？不，看這個血量，可能有 1500 了。好慘，但還有機會。

「生命徵象？」

「血壓 70/23，心跳 149」

「好，注射升壓劑，先用 200 μ g/min……。」

30 分鐘後，創口大致補起來了，血壓也沒再下降，不過現在還是關鍵期，一個不小心就會死。我走到手術房外，看見坐著的張醫師與身旁的，應該是李醫師的女兒，好像剛大哭過，現在肩膀微微顫抖，緊閉雙眼，祈禱著。

「怎麼樣了？還穩定嗎？」話是張醫師問的，雖然有些緊張，但他畢竟也是專業的醫師。不，專業醫師才會知道動脈瘤的嚴重性。

「目前還算穩定，不過要再觀察個一天。」

「一天啊！真是難熬呢。既然這樣，我們就來說你爸爸的故事吧？」

她張開眼睛轉向張醫師，「你知道我爸爸的事？」

沒想到他回了一句我都覺得好奇的話，「對，但嚴格來說，是你爸爸和媽媽的事。」

五、

「醫師，有一位急診病患正從南京三民路口送往你們那邊，大約十分鐘後會到院，請您盡早安排後續處理。」由電話另一頭的語氣可以知道情況緊急。

李醫師順手按了擴音，以利情形可以被全急診待命室的同仁聽見。「好的，病患目前情況如何？」他耐心、沉著，全然就是專業醫師的作風。

「約為三十歲上下的女性，目前昏迷中，四肢冰冷，血壓為 60/30，心跳大約每分鐘 200 下，已量不到脈搏，呈現休克狀態…？喂？醫師？您還在嗎？」

我看著他不發一語，眉頭微蹙，最後低頭沉思了一下，手用力地搓著，好像想到什麼，正在盤算著。

「醫師？醫師？我可以繼續了嗎？」

他彷彿從夢境中驚醒過來，震了一下，深吸一口氣再緩慢吐出，似乎也試圖吐出什麼不愉快的想法，「喔是，是的我在，你繼續說」。

「恩。聯絡我們的人表示，病患當時正要走出八樓的住家，然而剛踏出家門就痛苦地抱著腹部倒地掙扎，不時傳出悽慘的呻吟。」

我想，這大概是典型的內出血吧，我相信李醫師應該也很清楚這樣的情形，但他最後並不是一如往常自信的表示了解，並立即決斷，反而有些狐疑地，甚至可以說是害怕地，只淡淡了說了一句：明白了，請快點送來吧。

他放下話筒的瞬間，感覺全待命室正搖的天搖地晃，使得他掛都沒掛好，頓時只剩嘟聲壓得我喘不過氣，而約莫有一分鐘的時間，餘震在他的手上皆未平息，這不是平常的他，不是那個好整以暇指揮若定的他，他怎麼了呢？

終於，他勉強吐出幾個歪斜顫抖的字，請我幫忙聯絡護理站準備緊急刀房與三袋 A 型血（我當時甚至不知道為何他會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要我們準備 A 型血），並以近乎懇求的方式拜託我這個小他一屆的學弟與他一起救治這位病患。

我想問他如此害怕的原因是什麼，但他看著我並擠出微笑與一滴淚水，輕輕地說：「沒有，只是想著今天的夜晚可能很漫長，我可能會撐不下去，拜託了，好吧？」

我現在還忘不了我當時試圖從他的眼裡攫取更多訊息的時候所看見的景象。

沒有我，沒有光，一片漆黑。

那時，我所感覺到的聲音只有窗外樹葉受風吹動的沙啞聲和未曾間斷過的話筒聲，直到我們快步走離待命室至徐州路的出口迎接病患前，風都還在吹著。我無意間瞥見了那隻因緊握而發顫的拳頭，以及過度搓揉而紅的手指。

「所以，那是我媽？」李小姐彷彿猜到了什麼，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

「你知道你媽媽是因為什麼死的嗎？」

「好像是動脈瘤吧，雖然我只有聽我爸爸說過，但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病。」

「那個，插嘴一下，李小姐，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帶你去峇里島旅行嗎？」

「我其實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選峇里島，怎麼不選日本或是香港呢？但我當時問他，他只是有點輕描淡寫的說，他以前曾經想要去，但後來因為一些意外沒去成，想再去一次。至於時間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挑最近，明明我還有一個月才畢業啊！」

一個月、畢業，怎麼和我聽到的不一樣？

「你說你最近去了峇里島？」沒想到張醫師也一臉驚訝的問了，「也太巧了吧，那時他也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引出了後面半段的故事，他前面還沒說完的。

手術細節我就不說了，反正那次的搶救很久，真的很久，血雖然後來止住了，但是心跳一直很不穩定，於是李醫師為他的老婆做心臟按摩。他沒有喊累，但我看得出來，從他一直換手，空出的那隻手有空就轉轉拇指的景象，我就知道他的手可能快抽筋了。

「學長，我來吧，你休息一下。」我伸出手想幫助他。

「不要，我要自己救活她。」說完他用空出的那隻上臂擦擦汗，不，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眼淚吧。

到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我想安慰學長，但我沒有資格，我也無法理解他的心痛，只能在手術房裡陪他，他跪著，我就跟著彎下身，他站著我就並肩而站。

我還記得他的第一句話是：「我賭輸了！原本以為都已經止住出血了，機率應該會大一點的！」我沒聽過他那麼大聲，那麼生氣，他緊握拳頭，手套上的鮮血還沒乾，被擠得一滴一滴落下。

說完，他的眼淚也跟著落下，到後來我分不清他流的是淚，抑或淌著的是血。

我不常哭，但看見優秀的學長使盡全力依然救不回自己心愛的人，我就忍不住也一起啜泣。

然後他說：「你知道嗎，小張，我還沒，還沒跟他去蜜月旅行呢！我答應他等我升上主治，要陪他去的！峇里島啊！你知道嗎！峇里島！我想和她一起潛水、做日光浴、度假，我想和她還有我的女兒一起去！」

他站起來走回手術床，跪在冷冰的，毫無血色的遺體旁：「你要我怎麼辦嘛！你不開心我沒陪你出去你就說啊！對我生氣啊！逼我和你出去不然你就要離婚啊！為什麼，為什麼你要賭氣！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懲罰我！我們的女兒怎麼辦！我呢？我又該怎麼辦，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救不了我的老婆……。」

六、

聽到這裡，我開始回想，旅行、請假、提早出國、不當外科主任、峇里島、女兒、情人、我的家人、及時、機率、知道自己肚子痛、……。我也開始緊握拳頭了，你不要死，老師！不要放棄啊！

過了33個小時，老師終於脫離險境了。一得知這個消息，我也顧不得我自己還在看診便衝去病房。

「小榮啊！」老師有些有氣無力的說道，帶著微笑，身旁是他的女兒，趴在他的旁邊睡著了。

「老師，你終於醒了，看來我醫術也是滿高超的呢！」我知道他曾自我放棄過，但我沒提。

「哈哈！才不是呢，是我的賭運太差了，你看吧我就說！不要相信機率。」說完他摸摸女兒的頭髮。「看來我退休後可能也可以去當個NBA球評，成為糗爺第二。」

可以搞笑啊，那應該好得差不多了呢！我心想。

「老師，在你退休前，幫我代個班吧？」我終於下定決心說了。老師一臉疑惑，於是我繼續：「我也想和家人去峇里島玩玩看，聽說很好玩。」

老師先愣了一下，隨後開心的點頭。

七、

走出醫院大門，看到遠方公園的林蔭與陽光配合得恰到好處，正值無風之時，我趕緊把掛在脖子上的新買的相機拿起來，對準鏡頭，喀擦！